

■我们那英雄杨子荣

样板戏年代我们之所以对英雄们无比神往，没别的，就是觉得当英雄是件美差 是个肥缺 名满天下 却还那样妙趣横生 有惊无险 就是一个潇洒啊 走到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人围前围后 矮扁扁地簇拥着你 亮晃晃的追光走哪儿跟到哪儿。少年时代，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迷狂状态中走近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沈阳的老式戏台小而多尘，台上铺着一张非常陈旧的编织地毯。从前那些才子佳人就在这张旧地毯上咿 咿呀呀 甩着水袖。现在 工农兵终于夺回了舞台 在那上面叱咤风云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可脚底下依然是那张褪了色的旧地毯。

许多年以前 沈阳城的男孩子中间 流行过这样一段顺口溜 其中几句是：

杨子荣，假胡彪，
坐在炕头啃年糕，
气死老匪座山雕。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顽童早已长成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比当年那位冒名顶替的侦察英雄还要大上几岁，而他们的孩子们却不再知道也不想知道杨子荣是谁了。他们中间流行的是另外一类顺口溜：

假冒经理，参加婚礼，
人家吃饭，他啃苞米。

想当年，便是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包括小女孩跳猴皮筋时哼的歌谣，也带着英雄崇拜和尚武精神的痕迹。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覆盖渗透的结果。不过英雄们也未免潇洒得离了谱儿，他们神通广大，战无不胜，略施小计便可置顽敌于股掌之中。你瞧，我们的侦察排长子荣同志啥也不必做，只消坐在炕头啃啃年糕，便能把崔旅长活活气死，这得算是革命浪漫主义之最了。凡是捧着曲波小说《林海雪原》长大的过来人都知道，41岁的杨子荣打进匪窟之前的蹒跚行程中，啃的是冰冷的秫米饭团，渴了就吃几把林中的白雪。更不妙的是那种前途未卜的心情，凶多吉少啊，谁敢保证他就一定能骗过老奸巨滑的座山雕呢？不错，他是会讲一大串土匪的黑话，知道在“天王盖地虎”的后面接上一句“宝塔镇河妖”，“坎子礼”什么的也不在话下，还会哼几句土匪中的流行金曲：“提起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可假的毕竟是假的，纸里包不住火啊。子荣同志倘若当年没有牺牲，二十多年后看到舞台上的童样苓唱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时那样豪气冲天，老人家一准会苦笑加冷笑的。唱京剧的杨子荣面对有声无形的“猛虎”，比景阳冈上的武松和真正的杨子荣精彩多了，一个凌空大劈叉，枪声也同时响了。老虎一枪毙命，“天灵盖都打碎了”。可是面对土匪的喝彩，唱京剧的杨子荣却还满不在乎。

地说：“它撞到我的枪口上啦！”

我们重新翻读《林海雪原》时发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猛虎，杨子荣和《水浒》里的武松一样 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子荣先用步枪打了一枪 不成 是个臭子儿。慌忙之中又抽出大肚匣子，哗的打了一梭子，还是不成。连上梭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只得再次换上步枪 却打了好几发空枪。眼看要山穷水尽时 才射中虎口 令那大虫‘仆卧在雪地上 只有一条尾巴乱绞了一阵 死去了。’而子荣的步枪那会儿还固定在匕首和树干之间呢，他的四肢仍在颤抖。子荣是头一次见到活着的东北虎啊。

样板戏年代我们之所以对英雄们无比神往 没别的 就是觉得当英雄是件美差 是个肥缺 名满天下 却还那样妙趣横生，有惊无险，就是一个潇洒啊！走到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围前围后 矮扁扁地簇拥着你 亮晃晃的追光走哪儿跟到哪儿。少年时代，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迷狂状态中走近京剧《智取威虎山》的。

1968年，坐落于沈阳北市场西部的辽宁京剧院里首次上演《智取威虎山》 那时候现代京剧还用民乐队伴奏呢 加上西洋乐 用圆号吹“打虎上山”的前奏音乐是 1970 年以后的名堂。沈阳的老式戏台小而多尘，台上铺着一张非常陈旧的编织地毯。从前那些才子佳人就在这张旧地毯上咿咿呀呀，甩着水袖。现在，工农兵终于夺回了舞台，在那上面叱咤风云，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可脚底下依然是那张褪了色的旧地毯。杨子荣在上面打旋风脚，少剑波领着小分队战士一蹲一起做滑雪动作时 那旧地毯 和它的味道 让人不舒服 怎么努力也没法把它想象成皑皑白雪。《急速出兵》之后的大型滑雪舞蹈 民乐队中的二胡、琵琶、中阮和三弦勉为其难地使自己尽可能雄壮一些 迅疾一些。翻跟头、折把式的武生们与民乐队

共同分享一个狭小的舞台 两种力量之间只一板之隔 大家都小心翼翼 互相照应。最后一场《会师百鸡宴》 开打时 我们发现民兵和土匪、杨子荣和座山雕之间一面打着，一面小声嘀咕着什么 然后各自心领神会 配合默契 谁也别伤着谁。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非常迷恋那样的演出。有几次我都是从后几场开始看的 并且一直站在过道上 因为我是个没有戏票的小混子。这家剧场二楼的厕所一直开着窗子，从后院到那墙下张望一番，就觉得那简直像是高一点的一楼。墙角刚好又支棱八翘地堆着一些木头架子，我和一些胆大包天的男孩子就从那儿三番五次爬进二楼厕所，潜入剧场。有一次，几个小发烧友都爬上去了 我最后一个爬到窗口时 刚好把门的老头来上厕所，看见我他大吼一声，我吓得匆匆顺原路退回。过了十几分钟 我重新鼓起勇气 告诉自己说 要是你这点险都不敢冒，你就连那个点头哈腰的小炉匠都不如了！我再次爬上窗口时 厕所里倒没人了 可几米外的栅栏里面却有几个演员正在休息，一个扮夹皮沟群众的女演员望着飞檐走壁的我 喊了一声：“喂！”我慌忙回望了她一眼。哇 那真是英姿飒爽的女演员 她化着浓妆 梳着齐耳短发 穿着粉色格上衣，浑身上下充满了革命美女的魅力。我正在空中愣神的时候 她又说了一句：“你 怎么回事？”她的口气虽然凶了一些 但一点都不吓人 因为她太漂亮了 况且还扮着“自己人”。我没再犹豫，一步就跨进了二楼厕所。

跑到剧场里时 戏已经演到第四场《定计》了 少剑波正在唱他的西皮原板“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少剑波是杨子荣的顶头上司 在小说《林海雪原》里他是主角 年轻英俊，大权在握 代号二〇三，是个前途无量的一号种子选手。36人的小分队里惟一的女性白茹“小白鸽”对这位年轻的首长产生了爱慕之情，剑波后来发现自己也堕入了爱河，他的 44

行长诗《万马军中一小丫》可以为证。可谁料到 京剧版的《林海雪原》经过了“文革”前后的反复折腾 剑波渐渐地由主而次 变成了子荣的绿叶。尤其是“三突出”原则时兴后 这位正营职的一把手在舞台上处处小心翼翼地陪衬着他的部下杨排长 集体行进的场面他甚至矮着身腰屈居排尾 让部下杨子荣高大地站在排头，挥手指方向。这同其他许多样板戏都大相径庭。你瞧 无论是《沙家浜》、《红色娘子军》、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一号人物都是清一色的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这样的设计显然比《智取威虎山》更符合中国特色。尤其不幸的是 少剑波在定稿的 1970 年版的《智取威虎山》里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得了，只剩下一个没滋没味的符号——“参谋长”。而他的情人白茹也没有了叫名字的权利 变成另一个没滋没味的符号——“卫生员”。为了彻底灭掉我们大家的念想儿，京剧团还特意选了一对老成持重的大叔大婶扮演那两个不幸的人儿。所有读过《林海雪原》的读者再看戏时 无不凄凄惨惨戚戚，简直就像自己失恋了一样：好端端一对有情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二〇三一天天走出我们的兴奋中心。

因此，1968 年春季，那个从厕所悄悄潜入辽宁京剧院的男孩子 在过道上眼看着少剑波在表演 心里却盼着这片级别很高的“绿叶”早些唱完，让他所陪衬的英雄部下尽快上场。我们多喜欢后者那一身匪气和满嘴的黑话呀。

那个对我喊“喂”的女演员和那个把门老头谁也没有穷追猛打 把我这个异己分子清理出去 我得以站在过道上一直受完了革命传统教育。我真要感谢这两个好人。

戏演完后，谢幕的时候，杨子荣站在全体演员的最前面，优美地打着拍子，指挥观众们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个庄严神圣的时刻 我夹在观众中间，一面唱着“鱼儿离

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一面盯住子荣看个不休。他的一生让人着迷，既是个钦定的英雄，可又允许他喝喝酒，说说黑话，放松放松。这样的英雄谁个不爱，谁个不羡慕，谁个不想当一当啊？

但我们知道，即使是没有任何战争危险的戏中的杨子荣，也并不好当。

样板戏年代有一位山村杨子荣，他没有童祥苓那样优越的演出条件，他的舞台是土堆的，而且设在露天。这位杨子荣白天的身份是生产队里的小队长，有无穷无尽的土方等着他和他的队员们挖除。已经是旧历十月了，必须赶在大地冻实心之前完成农田基本建设任务。这在那个时代的东北农村，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刚好是个供电的日子，山村为了欢迎一支拉练的队伍，晚上上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小队长摇身一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杨子荣。许多年后，我的臃肿黑胖的朋友提起那个夜晚时，笑眯眯地说，他们那支知青为主的演员队伍当时演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全剧”。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依他们那会儿的条件，即使把一个“选场”完整地演下来，也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故事就发生在最后一场“会师百鸡宴”的武打场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严格按照样板戏规定的套路开打的，反正我的朋友——那个黑瘦黑瘦的杨子荣忽然在土台子上翻起了车轱辘把式。但愿我的所有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什么叫“车轱辘把式”，那是真功夫之外的一种武术赝品，又叫“侧手翻”。电影《小街》里张瑜和郭凯敏都比试过，道地的小孩子的把戏。

杨子荣连续翻了几个车轱辘把式，戏剧进入高潮，掌声雷动。就在他马上要功德圆满之时，真正的戏剧出现了。天气寒冷，舞台又毫无弹性，尤其不妙的是，白天他已经战斗得精疲力尽。我的朋友忽然侧歪下来，他的脚威了。如果这事摊

在我身上 我想我只能抽搐着面部神经站起来 向台下的亲人解放军道声抱歉，然后一瘸一拐走下台去。而我那可敬的朋友为了杨子荣的面子也为了《智取威虎山》的面子 当时决不甘于失败。他索性咬紧牙关，在土台子上一个接一个地打起滚儿来。他的目的是一直滚到台侧，然后堂而皇之地脱离假定角色的束缚。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令人误认为是剧情的合乎情理的发展 我甚至觉得 这同梅兰芳大师处理舞台意外情况的创造性‘救场’可以媲美。

台下大军的掌声更加热烈了 山村杨子荣脑子一热 又多打了几个滚儿。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忽然悬空了。

他跌落得很不是地方，差不多在舞台的正前方。

在一次豪华的晚宴上 我的朋友讲起这档子往事时 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们当年都是童祥苓的崇拜者，我们都把童先生想象得过于幸运。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童先生并不比他扮演的英雄原型更顺利。

童祥苓生于 1935 年 江西南昌人 工老生 宗余派“文革”前曾出演过《乌盆计》、《胭脂》等传统京戏 并且还获过奖。1962 年他在戏曲影片《尤三姐》中 居然成功地扮演了风流轻薄的公子哥儿贾璉。但这些经历许多人都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我们情愿他永远都是英雄杨子荣。样板戏年代童祥苓四十岁正当年，唱念作打无不精力充沛而又炉火纯青。他脸上 一根胡须都不用留，也无须唱“提起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更不必勉为其难地给土匪讲蝴蝶迷和郑三炮的猫腻儿，居然就深得上上下下的爱重 连小匪都说“还是九爷好”。这假胡彪当得也来劲了。

但“文革”过后 他也受到了有形无形的冲击 就像当年他受姐姐童芷苓‘历史问题’牵连一样。这位南方人大老远的跑

到东北鞍山唱了好几年古装戏，就很说明问题。1986年我们第一次从彩色电视机上看到‘文革’后的童祥苓先生时，发现他已不再年轻，身材瘦小了许多，因为少了一顶狗皮帽子，头部也魅力大减。他穿着西服扎着领带的样子我们一点都不习惯，可没容我们多想，他已在京胡和交响音乐声中唱起了“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那唱腔依旧是响遏行云，声震旷野，令晚辈望尘莫及。然而他身上弥漫着的沧桑之感，却让人眼热鼻酸。

我最后一次在荧屏上看见童先生大约是1995年，那是浙江卫视台在播放他的专题片。童先生一家四口——三个京剧演员和一个不喜欢京剧的人，在上海一个十分普通的地方开一间十分普通的小吃店。从镜头上看，那小店很整洁，但也很狭小，区区几张小桌，我们没看出什么财源茂盛的迹象。

片子的结尾是，夜已渐深，童先生一家人团团围坐吃完了面条，仔细锁好小吃店，开始往家里走。已呈明显老态的童先生穿着老头衫和家常短裤，一面两手叉腰、不停地活动着腰部，一面对继续跟踪的电视台记者谈起了京剧这门古老艺术的前途。

那时候夜上海依旧灯火辉煌，马路上人来车往，我们崇拜了半辈子的英雄杨子荣啊，一副寻常百姓模样。他笑得那么慈祥，就像我们的老街坊邻居一样。

■ 眼见得沙家浜遥遥在望

这时候一只脚（许多年来我一直把它称作“卑鄙的脚”）忽然伸了出来。我猝不及防，重重地绊倒在地上。我尖叫着在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中左右翻滚。站起来后，脸上也受到了洗礼。台上的胡传魁和阿庆嫂传递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情感信息，观众们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剧场气氛好极了。这在没有爱情的革命时代怕是对潜意识最慷慨的抚慰了吧。胡传魁唱“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时，观众席里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我就是在这片掌声和叫好声中哭着被推出剧场的。那好像是冬天，我头上戴着旧羊剪绒棉帽，两颊火辣辣地疼痛。我在寒风中一面流泪一面往家里走去，心想我再也不要看什么“沙家浜”啦。

1997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我在沈阳南湖剧场售票处买了3张戏票，准备和妻子、女儿观看由沈阳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那时候阵雨刚刚下过，我的裤脚和鞋子都打湿了，手中的雨伞沉甸甸的。但夕阳已破开乱云，把最后的

光辉播满了城市。

大约 60 年前的江苏阳澄湖畔，就时常有这样的天气吧？

从沪剧《芦荡火种》脱胎而成的京剧《沙家浜》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几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今天 北京京剧团那几个享誉华夏的《沙家浜》主演——谭派传人谭元寿（饰郭建光）、马派传人马长礼（饰刁德一）已退役多年，55 岁的万一英（饰沙奶奶）在北京劲松东口开着她的“沙老太酒家”，而洪雪飞（饰阿庆嫂）和周和桐（饰胡传魁）这两位卓越的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已然作古。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段被配上电子合成器、加上摇滚节拍、灌入磁带和 CD 盘重新走俏，甚至屡屡出现在海外留学生的 Party 上时，人们的情感世界相当复杂。从过去时代走来的人们再也不会将“沙家浜”读作“沙家滨”了，这个特定的地名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永远融入过来人的情感世界之中。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京胡和锣鼓声依旧，江南风情依旧，八面玲珑的阿庆嫂依旧，动不动就双手叉腰、大喜或大怒的胡传魁依旧，而世界却不再是旧日模样。古稀之年的谭元寿先生和马长礼先生徜徉在京城街头，望着一幢幢摩天大楼和马路上的一排排世界名车的时候，两位老人还会再次忆起许多年前在公园里吊嗓、练功的时光吗？

我珍藏着一册京剧《沙家浜》的剧本，北京出版社 1967 年版，定价 3 角 4 分。封面是伤已养好的郭建光率新四军战士飞兵奇袭沙家浜的场面，可惜郭建光的右脚看不见了。逝去的岁月使这本书的封皮和内文残缺不全。30 年前我的表哥从北京将这个剧本寄给我时，沈阳城崔家胡同那个 12 岁的男孩子欣喜若狂。那时候大规模的武斗刚刚结束，我从北京姨妈家回沈不久，成了我们那条胡同里样板戏唱段会得最多的孩子。“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

面把身藏”，上海滩 炮声响 她夫妻来在沙家浜 ”……哪一个段子我都可以哼上几句 现在又有了剧本 我不是如虎添翼了吗 用刘副官的话讲 今非昔比 乌枪换炮喽。那会儿全国各地的孩子们都停课了 大人们从早到晚闹“革命”或者被“革命” 我们这些精力过剩的孩子总得干点什么。我开始日复一日地背诵《沙家浜》全剧。直到今天，如果你随便点出《沙家浜》的某一场戏 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1997年5月下旬那个夜晚，南湖剧场灯火辉煌，座无虚席，许多上了年纪的老戏迷和相当数量的青少年观众都兴致勃勃地注视着舞台，电视台的记者们则不断地将摄像机镜头对准这些意味深长的观众。沈阳京剧团以最强的演员阵容演出了这场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 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人物都是由国家一级演员和二级演员饰演，尤其是沙奶奶和阿庆嫂的扮演者 表演得更游刃有余 即使放到全国戏曲舞台上 她们的表演也绝不逊色。演出期间 许多唱段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智斗”、“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几段几乎是台上台下众人同唱，然后便是雷鸣般的掌声。我的6岁的女儿是刚刚上完钢琴课后来观看演出的 她坐在座位上不住嘴地吃着小食品 并且总吵着要看“日本鬼子”。然而在表演与观赏高度统一的沸腾时刻 小东西也停止了咀嚼 张大嘴 亮着眸子 拍起了巴掌。

这样的场面让人激动也让人难过。京剧《沙家浜》诞生了几十年 可我从来就没有机会在剧场里正儿八经地看过 我和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当年只看过《沙家浜》的戏曲片 在城市的电影院或者乡村的露天地儿里。那时我们多渴望嗅一嗅剧场里的独特气味呀！1968年沈阳北市场的青年剧场曾经上演评剧《沙家浜》 我们那些饥渴得发疯的孩子就围在剧场大门外 透过几层玻璃之内偶或一掀的门帘缝隙 捕捉几个芦苇荡

的瞬间形象。第四场《智斗》时，守门的汉子忽然离开岗位，是上厕所还是调解什么纠纷我说不清楚。疯狂的孩子们开始向里面冲锋，我也鼓足勇气参与了这场毫无韬略的蛮干。钻进剧场内的门帘时，我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站在后排过道上的黑压压的人群像青纱帐一样掩护了我。我想我还得巩固战果啊，就在人群中间继续向里面跑。

这时候一只脚，许多年来我一直把它称作“卑鄙的脚”，忽然伸了出来。

我猝不及防，重重地绊倒在地上。我尖叫着在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中左右翻滚。站起来后，脸上也受到了洗礼。台上的胡传魁和阿庆嫂传递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情感信息，观众们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剧场气氛好极了。这在没有爱情的革命时代，怕是对潜意识最慷慨的抚慰了吧。胡传魁唱“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观众席里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我就是在这片掌声和叫好声中哭着被推出剧场的。那好像是冬天，我头上戴着旧羊剪绒棉帽，两颊火辣辣地疼痛。我在寒风中一面流泪一面往家里走去，心想我再也不要看什么“沙家浜”啦。

那一年我13岁，父亲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鼓励甚至强制学英雄的时代。那样的时代里，英雄们既光彩照人，同时也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高攀。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在田间地头，在厂矿车间，甚至在病房、饭店和火车站候车室里，我们也被命令着“学习英雄”。本来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们是挺朴实、挺亲切的大活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人情味，也爱开个玩笑什么的。郭建光的原型——那位“江抗东路指挥部”的司令员夏光，在动员藏着枪支的农民支援抗战时，说出的话可是一点也不居高临下的。可是“文革”时期，挺可爱的英雄人物忽然被弄得神圣不

可侵犯 就像庙堂上的诸神一样 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你小子就走着瞧吧。世间的事情也怪得很，上面的大人物越是把英雄们神圣化，下面的普通百姓就越是愿意把他们世俗化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的农民兄弟 就总要在锄地或者刨粪的时候为英雄们的情爱问题操心。他们常常说，《杜鹃山》里的柯湘死了男人 那她以后跟雷刚的面儿大呢 还是跟李石坚的面儿大？一部分农民说应当嫁给雷刚 雷刚是一把手么 两个人挺般配的。另一部分农民却认为应当嫁给李石坚，那小石匠有文化 长得还帅气。《沙家浜》里阿庆嫂的情爱问题更是为农民兄弟所津津乐道。阿庆嫂的男人阿庆长年在外跑单帮 也不朝个面儿 她干脆嫁了郭建光算啦。可是大家又觉得，她和胡传魁的关系也不一般，而刁德一之所以阴阳怪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恐怕也是因为他相中了阿庆嫂 这就难办了……

《沙家浜》也曾有过“交响音乐”的时期 那是“文革”时代的特殊产物，双管编制的大型管弦乐队加上近百人的合唱队列，完全用西洋声乐和器乐的多声部形式来表现中国京剧的声腔艺术，并由共和国一流声乐演员用美声唱法演唱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和反面人物的唱段 听起来非常奇特 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洋里洋气的“第一国戏”。我记得“文革”初期的交响音乐《沙家浜》全体演唱者和演奏员都化浓妆并着特定的戏装 不必说那几个主要人物了 即使合唱队也都着新四军军服或者江南群众的衣装，乐队则清一色地着新四军军装，并且扎着武装带，打着绑腿。所有人都进入了角色，动作夸张而富于戏剧性。“文革”后期 交响音乐《沙家浜》就改为统一的灰色中山装演出服了，视觉形象已远离了江南鱼米之乡的规定情境。当年我们小孩子还是喜欢化过装的交响音乐《沙家浜》 就连那些近视镜片厚厚腰围过宽的提琴手和

铜管乐手们 他们那戴着新四军帽、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的样子 也是既可笑又可爱。

重新翻阅《沙家浜》剧本时 我很想弄清这出戏的时代背景 就是说 我很想知道飞兵奇袭沙家浜的昂扬场面究竟产生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前 还是之后。然而原剧本第一场只提供了“抗日战争时期”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 这是“文革”文艺的又一个特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们特别不愿意把问题具体化，以免人们将功绩归于毛主席之外的什么人。后来我查阅新四军征战史时才知道，故事应当发生于“皖南事变”前的 1938 年 那是新四军的上升时期 确切地点是常熟县的张家浜和西董家浜等地。在阳澄湖畔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后来配合主力部队痛歼日伪 豪情万丈“将尖刀直插进敌人心脏 打他一个冷不防！”然而 3 年后 在辗转皖南的凄风苦雨中 他们中有谁同近万名战友们一道饮弹遇难 又有谁同他们的军长叶挺一道锒铛入狱，我们不得而知。当他们中的幸存者听到既武断专横，又功绩卓著的项英副军长在突围途中惨死于警卫员手中的消息时，他们的脸上泛起了何种表情 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 舞台上的“他们”在沙家浜的奇袭战中英俊潇洒，浓眉大眼，手使拴着红绸的 20 响驳壳枪 草鞋上还有一对对漂亮的红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强制的学英雄时代已经远去，京剧这个伟大的国粹也有些危机四伏。我们的耳鼓每日每夜被流行音乐不断地敲击，我们一大群人甚至会被一个五短身材的小痞子吓得大惊失色。在这样的时候 舞台上的新四军英雄饿着肚子 带着满身的伤口 临暴雨而不惧 蓬勃旺盛 倔强峥嵘“俺十八个伤病员 要成为十八棵青松！”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豪情 忽然

地令沈阳南湖剧场的全体观众大为感动。

“眼见得沙家浜遥遥在望……”半个多世纪前那英雄壮举、英雄气概也遥遥在望。

■ 红色娘子军

天桥剧场在老北京勾栏瓦舍的流韵中显示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气派，大墙内外不断飘动着一个著名问句：“有富余票么？”所有热衷于舞台艺术的首都人对这句话都不会陌生。我们徘徊在洋里洋气的剧场外面时，馋涎欲滴而又自惭形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空谷足音一样的《天鹅湖》片断很快被那个穿皮外套的工人纠察队长给搅了，这使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小子更加迷醉于女人为主体的芭蕾舞演出场面。我们仿佛已经听见由吴祖强和杜鸣心几位高手作曲的舞剧音乐，听见了浑厚的圆号和嘹亮的小号声音。但我们始终只能是眼巴巴的局外人，革命文艺“洋为中用”的伟大历史进程与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无多大关系。

1967 年，沈阳城关于“主义”和“思想”的厮杀已经升级，戴柳条帽、横叨匕首示威游行显得太小儿科了，人们开始真枪真炮地大干起来，每一位再不打算活着回去的勇士都把死神想象成革命的助产婆。子弹在天空欢呼雀跃，胆大的男孩子

一天可以捡到一大捧一大捧的子弹壳。在血色阳光和金黄色子弹壳的交相辉映中，男孩子们听到了交战各方都在唱着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

那一年我 12 岁，全国到处都在上演“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已经喜欢上真炮真枪的人们觉得只有战争才意味着真正的革命，《海港》成了八个“样板戏”中最不受欢迎的一部，因为它自始至终只是论战而不见枪战。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听说由王心刚和祝希娟主演今天得称作“领衔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有了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是用“大劈叉”和“倒踢紫金冠”来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那一年初秋，我被父母打发到北京姨妈家躲避沈阳的武斗。北京城虽没有呼啸的子弹，却有关于战争的一部部戏剧，由国家顶尖级演出团体表演。我们没有资格到剧场里一饱眼福，却可以在四合院和曲里拐弯的小胡同里听到那些关于战争的唱段：“盼只盼同志们即刻出现，捣匪巢歼顽敌就在眼前……”“飞兵奇袭沙家浜，将尖刀直插进敌人心脏，打它一个冷不防……”天桥剧场正在上演舞剧《红色娘子军》，苦大仇深的娘子军战士穿着短裤，踏着有足够强度的足尖鞋，将身体重心集中在脚尖，在提琴、大管和低音单簧管的较量中，同南霸天和老四那些椰林寨的土豪劣绅殊死搏斗。剧中的男主人公是既能打仗又能做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党代表洪常青，女主人公则是由一身红衣变成一身戎装的海南闺女吴清华。女主人公在她自己的主题音乐中奔逃、抗争、遭受毒打、“点步翻身”。九死一生后，在黑暗的椰林中，遇见了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和小庞，听到了关于万泉河革命根据地的好消息，这当然都是在常青恢宏而不失温情的主题音乐中暗示出来的。于是她踮着脚尖，做着“空中交叉”和“迎风展翅”之后，又向两位救命